

本 B18 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母爱

期

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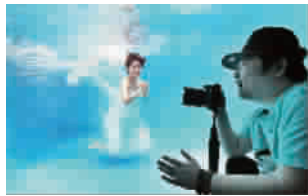
读

B19 “喵星人”小黏

家庭周刊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461 期 | 2013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五 责编:吴南瑶 视觉:叶 聆

B20 光影世界里的“阿拉一家门”



守望边境的女人在最冷与最热间轮回

◆ 长城

这是一个夏季蚊虫肆虐、冬天大雪封路的地方,最高温和最低温均匀分布在 0 摄氏度线的两侧——零上 40 摄氏度与零下摄氏 40 度;这是一个距离中哈边境仅 5 米、方圆 5 公里荒无人烟的地方,与夏季的瓜果丰熟、宾客盈门相较,长达 5 个月的漫长冬季里,这里不仅没有新鲜蔬菜,好几个月也难见到一张新鲜的面孔……这正是“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马军武、张正美夫妇的真实生活。



决不让一寸国土流失

张正美家的小院位于我国最西北端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克孜勒乌英克乡、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线上。这是被称为“西北边境第一团”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 185 团里唯一一座哨所,也是我国距离国境线最近的唯一一座夫妻民兵哨所。界河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界河这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32 号界碑巍然屹立,中国两个大字鲜红、醒目。哨所的特殊位置,再加上马军武荣获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各类荣誉称号,桑德克哨所成为农十师最知名的“景点”,典型中的典型。

1988 年 4 月 23 日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阿拉克别克界河发生特大洪灾,洪水冲毁桑德克龙口泄入我国境内的喀拉苏自然沟内,造成大片田地被淹,多处房屋垮塌,许多道路和桥梁被毁。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任凭界河改道,那么界河以东、自然沟以西的 55.5 平方公里国土将划入邻国版图。在那次抗洪守土保卫战中,185 团谱写了一首抗洪守土的壮丽史诗,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事件以后,为了国土的安全,185 团决定选派一名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的人作为巡边守水人员,水利工作站职工马军武成了不二人选。自 1988 年 9 月 20 日始,马军武来到桑德克哨所负责看守龙口、巡边护边。

“长年驻守在边境线上,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人,有时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刚到哨所那几年,马军武的朋友和家人都担心他会得自闭症。“我是老天爷派来拯救他的。”快言快语、喜欢唱歌的张正美大大咧咧地开起了玩笑。1992 年,经人介绍,马军武认识了同是军垦第二代的姑娘张正美。一开始,他还担心这个姑娘是否愿意到偏远的哨所生活,可性格开朗、善良勤快的张正美并没有嫌弃这里。“从小爸爸就背着我巡逻,虽然知道哨所的条件很艰苦,但我看上是马军武的踏实、执著。”张正美说。结婚当天,张正美就跟随马军武到了哨所。而没过多久,张正美也加入了丈夫巡逻的行列。

虽然结婚前张正美也在边境一线连队生活和工作过,但桑德克哨所严酷的环境着实让她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在连队,是群体生活,很多的职工在一起,人们互相照应。可哨所却不一样,那时的条件很差,就是在界河边上的三间土平房,紧靠边境线,方圆十多公里没有人烟。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没有电,点着煤油灯,那种孤寂让她感到非常恐惧。有好几次,马军武到团部办事回来得晚了,张正美都是躲在房子旁边的草垛里,一直等到丈夫回来以后才敢出来。还有一次,她一边巡逻一边放牧,刚走出去几步路,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只大灰狼正站在那里望着她,那一刻,她吓呆了,汗毛都竖了起来。她一边喊着一边飞快地往哨所跑。虽然没被狼伤着,可狼袭击了羊圈,好几只羊被叼走了,找到时只剩下一些皮毛。

有一次,张正美实在受不了了,跑回了娘家。她气呼呼地对妈妈说:“爸爸当年转业怎么会到这里?”父母很平静地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不就这样一年一年过来了吗?”父母的平静让她感到惊讶,更让她感到敬佩,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于是,张正美在妈妈心疼的目光里又重新回到了哨所。

在哨所,最难熬的不是执勤放哨,而是工作之余的时间。张正美有时会从衣柜中拿出一条漂亮的裙子,穿在身上过几分钟的瘾。桑德克每平方米至少有 1700 只蚊子,号称“3 个蚊子一盘菜”。有一年,马军武从朋友家要来一条小狗,在哨所待了不到一个星期,竟然被一种蚊虫咬死了。而让张正美过瘾的这条裙子是当年结婚时,马军武给她买的。

这些年能坚守下来,马军武张正美相互的支撑是最重要的动力。家里的事张正美做得多,家外的事马军武承担得多。张正美深深体会到:每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是丈夫用坚强的臂膀把她撑起;当她快要倒下时,是爱人那双温暖的大手将她紧紧拉起。



马军武、张正美夫妇
夫妻俩在边境线上巡逻



永不移动的生命界碑

这样,在冬季里,张正美和丈夫就只能被困在哨所。“早上起来,带上干粮,扛着一把铁锹,趟着齐腰深的雪走上巡逻的小路,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吃几口雪。傍晚回到哨所,裤子、鞋子、袜子冻成了一坨,要用木棒敲打才能脱掉。”

守护界河,有时还会面临生命危险。1995 年 5 月的一天,大雨造成界河水暴涨,马军武乘着用轮胎自制的简易筏在界河中加固国防,张正美在岸边拽着绳子保护丈夫的安全。突然,一个浪头将马军武打落在湍急的漩涡中,不见了踪影。吓坏了的张正美只能沿着河岸无助地奔跑和呼喊。好在马军武经过一番挣扎,奋力抓住岸边一根横生的树枝,在妻子拼命拖拽下终于爬上岸。马军武直到现在都说:“是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激发了我求生的决心。”

由于受河流浸润,界河边的树林里,生长着贝母、人参等众多食用菌和中草药,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出没,常有人打这里的主意,却始终突破不了马军武的防线。1989 年 7 月的一天,马军武巡逻时遇到 3 个人向他问路,从眼神中

雪封路,回家过年都很难。父母都非常理解,对他们说:“没事别回来,有界河,有边境线,万一有什么事,那可是了不得的事。”

每天看到照片上微笑中的儿子马翔,是张正美最开心的事。对儿子,她总感到有很多的愧疚。孩子长大了,她面临着选择,孩子必须要上学,这就意味着她和孩子不能在一起了。选择和孩子在一起,就意味着放弃哨所。而最终她选择了哨所。

去年 9 月,马翔到江西去上大学了,张正美夫妇的压力有点大,两人每月共 2000 余元的工资,不知道能不能支撑儿子的未来。更让张正美担忧的是 185 团的未来,外面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考出去的孩子回来得越来越少。

多年来,儿子对她的理解和孝心,经常会让张正美感到欣慰、幸福、踏实。最让她高兴的是,孩子诚实、自立、健康。今年母亲节,孩子发短信送上祝福,她在短信里这样回复:“孩子,不要怪妈妈,我不是个好母亲,但你永远都不要忘记,你是兵团人的孩子。”

他发现那 3 人有些不对头。晚上,他查看防区图后,决定潜伏在通往长药材的路边上。果不其然,凌晨 2 时许,3 人偷偷接近边境线,企图偷渡界河。马军武见此情景,大喝一声,吓得 3 人夺路而逃。

每天马军武至少三次登上 20 多米高的瞭望塔观察四周情况。2002 年 9 月 20 日下午,在瞭望塔观察的马军武突然发现河对岸的哈方不时有浓烟飘来,他赶紧跑到 10 连向团武装部报告,临近 9 点,火势已蔓延到界河边,这时由 300 多人组成的民兵应急分队也火速赶到,在马军武的引导下,大家呈“一”字形排开,扑打火苗,设置隔离带,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硬是没烧毁我方一棵树木。

一天晚上,他俩坐在门前的国旗台上,马军武抬着头说,星星被我们数了 8000 多天,星星没有变,而我们都老了,你后悔吗?张正美动情地回答,我的心就如星星一样,永远不会变,只要界河的水流淌着,我就守你一辈子。在潺潺流淌的阿拉克别克界河边,张正美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